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五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皐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奏疏

辭南吏部尚書疏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陳有年謹　奏為抱病

乞身驚聞

新命瀝情控辭懇　賜原職致仕事項臣以目病不能供職於四月二十六日拜疏乞休隨於五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題奉

聖旨是陳有年陞南京吏部尚書欽此備咨到臣臣不勝惶悚伏念臣至愚極劣名實無所底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待罪留院涯分既滿疾疢游生不得已仰丐病軀與遄官責狀具前疏中方

候　慈允不謂疏尚在道遽蒙

恩陞授前官臣聞 命滋驚蹐躬靡措猥茲朽質謬
荷 鴻私豈臣捐糜所能報塞但臣前苦目障
耳鳴頭旋齒痛諸証日久侵尋藥石圖功視聽
半失加以喘嗽交作飲食頓減衰羸之人易病
難療即欲勉服舊職猶然不能而況喉舌銜高
銓衡署重揆地望則人不稱官揣形神則力不
勝任思惟轉展實不敢冒塵非據以速大戾輒
不避煩瀆瞻 天申控伏乞
皇上察臣先今微懷容令原職致仕別簡名碩俾掌

留銓詎獨臣私悰得徼免顛隮而　聖朝亦不
致有曠瘝之臣矣臣無任怔營祈懇之至為此
具本專差辦事吏趙科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陞南京吏部尚書謝　恩疏

南京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萬曆二十一
年五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南京吏部
尚書臣隨為抱病乞身驚聞　新命瀝情控辭

懇　賜原職致仕事具疏辭免本年六月二十九
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前事奉
聖旨陳有年近以清望改用留銓如何又以疾辭着
遵前旨盡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
臣臣謹於七月初二日望　闕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外臣伏惟陪京為今豐鎬庶績總存留
銓亦古宰衡百僚胥視惟大人正己而後可表
百僚非哲者知人則不能熙庶績如臣生而椎
劣疾且侵尋一歲屢遷愧逾微分六旬善病惧

負　鴻私方扣　閣而巧孱軀忽伏枕而承
新寵載瀝控辭之疏重徼　綸命之頒聞之自天
作而就列培塿何望第一清可矢敢不激
宸鑒而益堅犬馬有心雖方寸蔑長期當祇
皇言而自效請事斯語黽勉以行倘年衰臣之視息
未畢須臾庶酬
聖主之責成用圖報塞臣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
辭吏部尚書疏

南京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愚劣病瞶懇

乞　天恩辭免銓衡重任事萬曆二十一年九

月初一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是陳有年改吏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

曷勝感激曷勝惶悚伏念臣稟愚拙劣婁任三一

紀尺寸蔑可程日

皇上起臣田間不數歲晉掌留治屬臣有瞶眭之病

具疏乞身未蒙　賜允力疾受事方怔怔負知

附報乃復誤蒙　殊寵簡畀銓衡　恩隆義重

敢不竭蹷趨　命少圖報塞萬撫躬揣分實有不敢當者臣少受周官讀冢宰所掌傳者曰總攝百官使歸於一調劑四海使得其平深念難之謂其重乃至此比仕爲冢宰屬睹枉直待次益見總攝之難睹遴適報政益見調劑之難及閒廢里居睹吏治民生又竊嘆四海之困縣官邪也官之不類德未一也如之何不重且難也方今　聖明御寓俊乂比肩然百官未敢言和衷四海未敢言得所即賢碩當之往往不易者

臣德涼不足以表率流品誠淺不足以孚格上
下識闇不足以鑒晢人倫神衷不足以揆度疇
柔猥當斯任其不堪昭昭已頃吏部具缺以
請
旨多推數人蓋難之也同推之中臣最不
肖端爾不如李世達宣朗不如孫丕揚忠毅不
如石星而臣獨荷越次之
鴻私膺逾涯之大
受使忘其不堪冒焉就列是
陛下將寄臣以知人之職而臣先不自知將責臣以
量才之司而臣先不自量無論異日癘官速謗

而即今已負　陛下矣此臣之所重不敢當也
伏望　皇上特念銓地之重　允臣辭免更
簡明德峻望者俾圖上理徵臣得徼逭大戾而式
覲百官四海之休明為舉厚矣臣無任屏營祈
懇之至

再辭吏部尚書疏

南京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感　恩趨
命揣分惕衷再懇　天恩容令辭免重任事先該臣
為愚劣病瞶懇乞　天恩辭免銓衡重任事具

疏奏 請隨離任候 旨閣准吏部咨開該臣
奏爲前事奉
聖旨卿操履端愨識鑒精明銓衡重任朕所特簡宜
上緊馳驛前來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猥以
陋劣謬荷 綸褒 諭以特簡之隆知 榮以
馳驛之異數 趣之供職不允臣辭臣仰激
洪恩具嚴 明命曷忍自棄於覆造之下且干逋
慢之愆隨即單車戴星遵途北首顧臣晝而載

驅夕而伏念　寵遇重則神滋驚足欲前而心轉惕輒斂再披下悃申瀆　宸聽臣之德涼誠淺識闇神衰不足以當重任而復冒焉當之是欺也臣之所不敢安也夫冢宰以用舍為政期於定國是正人心至鉅已如其以德涼識淺識闇神衰之身而持以用人持以舍人能無見謂當用而疑於舍見謂當舍而疑於用者又能無用而不得用舍而不得舍者由前則淵徹之難由後則精格之難安正人心安定國是臣敢曰斯

之能信哉未能信而莽莽焉當之是欺也尤臣
之所不敢安也且
聖天子之所以拔臣下中　特簡之而不疑倚之
異數而不嶄蓋將以責定國是正人心之效於
萬分有一焉而不謂臣不足以當也若臣之不
足以當則自量審矣如其私
聖天子特達之知而竊　異數以自張貪　隆遇忘
所自量越分而充位揆之獨知信有慊又是用
不避煩瀆瀝誠再　請寔臣一念區區不敢以

欺事　陛下之夙心也伏乞　俯賜鑒察容臣
辭免吏部名賢俾掌邦治庶銓地得人而愚臣
亦得其分矣臣無任感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
本專差辦事官丁學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叅新選臺臣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爲新選臺臣挾忿譁
逞自揣望輕致侮懇乞
特賜罷斥以重大典以存國體事臣以踈庸謬蒙

聖眷援置銓曹履任未幾適當考選科道一事早夜兢兢所以矢諸天日稽諸輿論者惟恐一毫之不盡有孤任使隨於本月初六日奉
旨考選內清豐縣知縣周玄暐據臣所聞查各訪單有謂其貌偉而才敏者有謂其居鄉有議者有謂其輕浮而有擔當者有謂不必苛求者洎因量擬南京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自以為玄暐之治行如此衆人之公評如彼其於玄暐可謂不負矣乃今日各官拜 命之後過部見臣玄暐

獨抗立公堂謂不宜辱以南臺盛氣悖容肆言
狂辯臣再三從容諭之而恣睢彌甚手足踉蹌
俯仰指顧旁若無人一時見者圜視震愕以為
從來所未有而其意彌洋洋自得也臣退而思
之則惟有慚且懼而已夫考選大典也內則合
司屬之見聞外則合臺省之見聞非臣之可得
以意上下者也玄暐豈其不知而敢於懟臣吏
部之堂所稱統百官均四海之地也　簡書在
上觀聽在下夫誰藐之玄暐豈其不知而敢於

自逞且國家選寘耳目之臣而臺對峙歷稽往牒不乏名賢二百年来未聞有見謂菲薄負氣嘵嘵者玄暐豈其不知而敢於擇官直是臣德涼望薄無能輕重玄暐從而弁髦之耳然則大典由臣而壞　國體由臣而褻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伏乞

皇上將臣特賜罷斥為辱官者戒別選殊賢以供其職臣即跧伏草野猶得免於天下萬世之譏矣

臣曷勝惶恐待罪之至

再推鄒元標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遺直乞休議覆候
命再陳惓惓餘悃懇乞　聖明裁察事頃臣疏病奉
旨調理間會南京刑部員外郎鄒元標乞休奏奉廷
聖旨下部隨於本月十四日具題覆　請候
命淹旬未蒙　裁發臣方自憐病久當去從此辜
恩負　國終已蔑報復念史魚不能進賢退不肖
至死不敢成禮臣今尚延視息又真知鄒元標
賢願及臣未死申懇諸

陛下即無足言報亦病臣百一之誠也惟
皇上無留臣身弟幸察臣言臣謹按元標始糾故相
幾死杖下隨零丁戍所者五年比 皇上親政
以為忠赦還授之吏科元標激於更生且居言
責用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間不能悉當
聖意 皇上鑒其無他止從薄謫歷南北部郎嘗一
上條陳疏其言率為吏治民生計 皇上又鑒
其無他為下其疏該部蓋自元標出白骨受任已
稍示裁抑而玉之成 皇上未嘗有意督過之

且終棄之也前歳臣至南中見元標語念念戴
恩愛　國意氣無所加為人精忠不貳心而能融
以學問懲創日久蘊藉日深操為日粹以審且
留意職業嘗為祥刑要語同官皆揭諸座右其
言何者不當刑何者當緩刑種種曲盡云奉母
孝取與又廉其旨時憂不繼而又節縮錙銖市
地為義塚以順適母志人稱鄒員外園此皆臣
所親見蓋其大節炳若人皆知之至其洗心砥
行不自矜肆以求仰稱　皇上玉成之恩人或

未盡知也今元標同難者業已次第顯庸即同年為進士者且多為巡撫若堂卿矣而元標獨以九死一生之身去杖戍日十有八年赦用以來十有二年調南亦逾三年其貲如此其人又如此猶然浮沉郎署此於元標無加損臣寔為國家惜之謂宜無聽其休致仍量其官資人品酌議推擢原不為驟前覆疏中言元標當及時畢致其忠 聖明當及時畢收其用愚臣之心誠見謂然今臣旦夕去國人也覆疏又未獲

命俊直以去爲解且諉曰既覆云爾臣心終有不盡
輒復不避煩瀆申布惓惓伏乞
皇上少留意念於病臣之言裁察下部臣去無能爲
役第令代臣者得欽遵施行度元標不負
陛下必有以報此非臣一人之言天下人士之言也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陛下進用元標
而天下有不翕然誠服者乎無是理也臣又惟
世之須賢尚矣說者每嘆培植之難摧折之易
臣則謂賢未必定無過因其過姑裁成之未始

非培植也世未必定無遺賢因其遺放收錄之亦未始非培植也方今昌言之臣懷忠之士或淪幽谷或滯下僚無論騷成衰艾甚且溘焉死亡天下徒見諸臣摧折之迹而未窺 清朝培植之權以故扼腕而談推轂而請坐滋紛藉臣愚不勝至願願 皇上特廑 宸鑒渙發德音下部查酌漸次推陞起用俱明白疏名以上取自 聖裁使天下曉然知出 皇上德意於以光昭 帝業感服人心良不淺鮮臣歸伏田

里倘須臾無死得覩泰道以瞑誠不勝懇惻至
願敢忘其眉睫而併及之伏乞
皇上併垂幸察臣無任悚灼瞻望之至

一乞罷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奏為感恩瀝誠負罪陳義懇乞
聖明鑒察亟賜罷斥事臣愚劣寡淺待罪吏部日
兢兢莫知所報近爲恭承德意查擧奉
旨不明事件以俟聖裁事題奉
聖旨臣教黜陟在奉旨之先爾等如何擅騰朧混

請好生欺侮市恩本當究治姑且饒這遭欽此

臣時方抱病註籍聞　命驚頓旋起遵藥治扶病

謝　恩退自省訟臣之有罪　皇上幸而寬之

矣感戴　恩私復何所言伏念人臣之罪莫重

於欺侮莫靡於市恩有如欺侮市恩是鈇鉞不

勝誅而鞶帶有餘褫也　皇上即幸而寬之臣

敢貪　天之恩而强顏在位以重臣罪臣不勝

悚息冒昧一鳴其衷惟　陛下幸垂聽焉臣惟

人臣之事君猶天也今日　明聖當陽　威靈

丕赫非大奸慝誰敢言欺至於侮之為言則尤自古以來未聞人臣敢有此者如臣之愚非惟不敢亦自不忍昨歲拜　命疏辭即嘗以不欺自矢以精格之難自惧區區微忠日思積誠遇巷猶恐不足寧肯或渝若市恩者賈豎之行爾臣與人交如水往屢廢屢起頃刻不忘　皇恩未嘗一移德知已以替銜結嘗為文選郎時時有所推轂閣有慇懃函謝者輒厭薄其為人盖臣素性如此即今景暮　寵遇復何所市且令臣有

貫心計不出於持位保祿而顧冒不測以與廢
棄小臣市必不然矣惟是臣職在以人事君居
常念赦小過舉賢才孔子所以教季氏宰猶然
如此臣遭際
明天子為太宰所不服膺孔訓有以自効罪且莫遁
又值時艱才乏徬徨四顧求之於仕籍無已復
求之於廢籍每思請 陛下解網賜環以充驅
策抱牘遨遊方懼未能得當以 請會恭棒
陛下處分刑部司臣之 旨因查得原任郎中王教

事體相同遂疏請 聖裁竊以為將順
陛下赦過之美開廣 陛下舉賢之端而不自知其
入於大罪也臣又惟奉職無狀罪已章章如此
矣繼此俯其職而罪是贖披籍而推補牘而
請即有被罪不敢悔其無乃無當於事而徒激
聖聽以重傷 國家之體如其便身而隳職違心而
後賢即可以託於無市而逃罪責是欺之甚也
臣且自責自罪以為辜 恩負國而重失人臣
之義蓋恩及於此而臣之心有不能一日安者

昊天祚　國家　聖心開霽遺賢終當彙進

朝列終當濟翼顧臣義自當去耳臣方有病茲方

以義請不敢言病伏乞　皇上留神俯鑒亟

賜罷斥亟簡忠賢推心而委任之使為

陛下用人臣得歸老中林伏覩治象愉快不啻身有

矣臣干冒天威曷任惶悚待罪之至為此具本

謹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二乞罷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憒無當罷在一
臣懇　賜罷斥以安分義併乞寛司屬以明職
掌事臣久病乞休蒙　恩調理聞遵
旨會推閣臣隨又遵　旨將萬曆二十年兩次會推
閣臣負名通寫具　題恭候　聖裁隨節奉
聖旨且昨有旨如何推掌院御史這本內如何還寫
李世達爾該部將旨全不遵行好生專擅又起
召輔臣乃上特旨今次原着會推堪任閣臣不
曾着議起用閣臣你該部如何輙自開寫況

祖訓不許言大臣德政之戒爾該部一意市恩徇私

壞公本當依　訓重治且從輕堂上官姑免究

該司官着降雜職調用欽此臣伏讀　綸音無所

逃罪乃　皇上猶垂仁免究昌勝感激昌勝惶

悚念頃者恭奉　諭札添補閣臣臣以爲

國家盛典不敢以抱病私寓息忽公舉始而精採

公望謀諸左右侍郎而據以　廷議者臣主之

也繼而檢閱故籍通寫前次兩推而疏以報

命者又臣主之也臣本愚劣重以病憒不能仰窺

宸意將順 明德謬謂奉 旨下相當先名望遂首
推舊輔王家屏又謬謂奉 旨通寫不敢加減遂
仍寫原疏李世達即市恩徇私臣萬萬不敢有
是心然知其一不知其二泥於昔不通於今臣
之罪自分莫逭矣 皇上即宰而寬之臣敢饕
天恩以自寬且忝大義此臣之所不安也銓司職掌
從來不相侵越今日之事臣寔為攷功司郎中
顧憲成承行而已若員外郎王同休主事黃中
色各有分委絕不與聞又非郎中比以故會推

舊例司官都不列名今　皇上幸寬臣而深罪
該司是臣移罪於屬也諸臣雖安焉受之臣獨
無耿耿乎此尤臣之所不安也伏乞
皇上鑒察將臣特賜罷斥以正病憒無當之罪其該
司官顧憲成王同休黃中色併乞　俯賜原宥
無使為臣受罪則愚臣得安於分義以歸而銓
部之職掌亦明臣沒齒無憾矣臣冒干
天威無任悚仄待罪之至

三乞罷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懇乞
聖明即　賜顯黜事五月十七日接邸報該臣奏為
病憒無當罪在一臣懇　賜罷斥以安分義併
乞寬司屬以明職掌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該司官已有旨從輕處分了欽此
念臣奉職無狀席藁待罪誠得幸而　賜罷
皇上之恩也愚臣之分也伏讀　宸綸未蒙顯黜臣
罪深重實不可一日尚容部務鉅艱又寧當一
日再誤况衰病之請正惧職瘝而謬盭之身更

與病會空懷　高厚之德遇勝水谷之秉用敢
苦經下悰肎瀆　天聽伏乞　皇上鑒察明[illegible]
賜罷斥別　簡殊賢授任庶銓地可重臣義亦明
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

四乞罷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剖臆陳義懇乞
特賜罷黜以明臣節事頃臣為懇乞
聖明即　賜顯斥事奏奉
聖旨卿以疾在告原不妨管理部事有何曠瘝自求

罷斥宜愼加調攝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
知道欽此念臣病已深矣告已頻矣頃緣待罪
求黜不敢言病乃不自意誤蒙 聖慈矜其病
不正其罪可不謂私幸哉然臣揆之於義有不
勝大悚大懼而不能一日安者敢冒罪再陳會
推始末而後鳴臣不可不罷之故惟
皇上垂察焉始侍郎趙參魯盛訥恭奉 諭扎添
補閣臣隨至臣私寓屬主其事已而郎中顧憲
成至問故事焉臣不能多記獨記萬曆十三年

十二月楊巍爲尚書臣文選司郎中會推一次

令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又臣籍餘姚餘姚

前輩有両閣臣一爲謝遷則弘治八年吏部尚書

耿裕奉　旨會推一爲李本則嘉靖二十八年

吏部尚書聞淵奉　旨會推云臣又謂閣臣至

要重今　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

盛矣且　先朝閣臣論資閣不拘翰苑論品原

不拘尊銜即前耿裕聞淵楊巍皆列首推謝遷

李本止啓四品今雖時異事殊不可不仰承

聖意極一時之選臣乃擬王家屏等七員皆時望當
推良謬以其中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
不拘品臣遂與兩侍郎議定兩侍郎遂據以推
于
廷題倶
皇上裁簡臣方謂以人事君可幸無過及奉
嚴旨而後知 聖意之淵微非臣愚所能窺也奉
旨後兩侍郎與郎中顧憲成又先後至臣寓臣謂新
推孫鑨孫丕揚當遵 旨刪下兩次舊推諸臣
當遵 旨過寓臣 方謂欽遵從事可幸逭過及

再奉 嚴旨而後益知 聖意之淵微非臣愚
所能窺也蓋事始末皆臣所主罪皆臣所致臣
不敢欺至於市恩狥私無論臣生平萬萬無是
心即事情亦自可見大抵欲市恩欲狥私必不
施於公論所共與之人謂其人之不可得私而
無所見恩也又必不施於 聖意所不喜之人
謂其人之不易徼恩而無所售私也此其故章
章也 陛下試以此熟察之不難辨矣惟是臣
本愚劣重以病憒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

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明嘗過之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媿而猶然及於寬政引罪未黜求黜未允則臣更有大不自安者夫事固有主罪坐所由今日之罪當自臣始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顧憲成夫雨露霜雪總天德也臣不復為憲成惜顧臣能覥然而已乎以義待其屬而不以義自待臣亦人也病夫即死與其倖留而死無寧義黜而死此臣之不可不罷一也銓務至重自須力疾尸事謬戾之及蓋寤寐惕

之矣　國典孰大卜相者猶然不足當
聖心而敢謂無他咎哉臣夙不勝慕忠憐直之癖不
能無所推轂於臣心未十之一耳然使
皇上不諒其心而誅其迹則市恩徇私罪將安極而
銓事將益不可為此臣之不可不罷二也嘻咨
之義自堯舜以來迄于　昭代不廢即
先朝卜相非盡會推未有以會推為詬者當臣之身
而以為詬患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
說遂長將使左右得閧其私卿大夫莫矯其失

臣罪且不在一身不在一時而在天下後世此
臣之不可不罷三也臣病已深矣告已頻矣今萬
無他端而申乞休之悃以幸 皇上憐而放臣
在人情豈不賢於罷斥哉然臣心大有不安區
區狗馬之誠亦終有不盡故輙敢昧死一畢其
愚懇求罷黜伏乞 皇上留神鑒察亟黜臣以
爲失職之戒且臣去冬疏辭 簡命即惓惓以
不欺自矢使臣得始終斯言寔臣之大幸也臣
冒干 天威無任戰悚待罪之至

五乞罷斥并查舉待罪司屬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等謹奏為查舉待罪司屬負名遵諭題請

聖裁事五月二十四日接得兵科右給事中逯中立一本云云奉旨云云欽此臣等承之吏部捧誦嚴綸罪及司屬而尚寬臣等斧鉞方畏威感恩之不暇夫復何言惟是奉

旨該司官黄縉等都着為民緣該司各官前後事故不一應查明上請查得原任該司員外郎黄

縉於某月日丁憂回籍見任文選司員外郎王
同休先由主事陞員外郎續調今職原任該司
主事章嘉禎陞稽勳員外郎見任該司主事黃
中色由驗封司主事調今職今蒙 譴諸臣凜
凜待罪臣等竊以為黃縉既已丁憂王同休陞
調不常章嘉禎已調司黃中色到任未久而王
同休黃中色近以會推事輔臣申救方蒙
旨從輕罰俸今一旦盡從重黜情似可原且推用之
欽黜諸臣原皆臣等擬註該司郎中丞行員外郎以

下原不相涉即有錯誤罪在臣等即罪及該司
罪止郎中若槩罪諸屬於情尤為可原查得刑
部為云云事節奉 諭札云云 欽此今黄縉等待
罪未明敬開導 諭題 請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將臣等罷黜以寛諸屬或念該司掌
印官已經為民將黄縉等曲賜矜原量加罰治
恩威出自 皇上伏候 聖裁

六乞罷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會推閣臣推用麽

臣事皆臣主義難苟容懇乞

宸斷亟　賜罷黜事頃臣為剖臆陳義懇乞特　賜

罷黜以明臣節事　奏奉

聖旨屢旨着卿在任調理如何又自求去卿久疾在

告會推事原無相干不必引咎痊可即出供職

吏部知道欽此隨又該臣為通查待罪司屬負

名遵　諭恭請　聖裁事　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如何又来瀆奏姑且不究欽此臣伏

讀前後　宸綸感悚交集伏念臣叨掌邦治一

切銓務臣寔主之頃者會推閣臣臣原未嘗以
病諉責始末具前疏中章章甚明至推用
欽點諸臣其擬推盡出臣意註缺盡出臣手郎中學
而行之負外郎而下未之前聞也故今日之事
不見謂罪則已如見謂罪當自臣始而顧誤蒙
聖慈一則曲憫之以無干一則直置之於不究是臣冒
罪獨深而蒙貸獨厚也且臣之疏陳總出情實而
皇上姑息於情實之表臣之乞罷總關分義而
皇上優容於分義之外臣且莫知所以得罪莫知所

以不得罪而直以冥頑淟涊之質冒當
皇上姑息優容之私無論臣跼蹐靡寧柰何以臣故而重
為政體累伏乞　皇上俯察臣愚將臣亟待罷
黜非獨以全微節實所以明政體也然臣猶有
不能忘言者頃年以來建言得罪無慮數十人
矣其沉淪久者甚且閱十年又甚且為異物矣
夫遜志遜心聽德所歸法家拂士興亡是關若
之何重摧抑之又從錮之以銷磨忠膽而決裂
公道也夫逆心者必罪則法家拂士遠法家拂

士遂而諛諂脂韋之人至矣異日者
國家即有大奸慝有大利害誰當言之而又誰當
直之風靡波頹其醞禍且厚
聖明能不為　國家計乎臣願　陛下深惟道理勿
忽於遜逆之聽而悚然於法家拂士之不可無
亟發　德音還諸建言者職因徐觀其行業而
優劣之使天下知　清朝不以一忤錮人又不
以一節優人百僚且勸為忠直而媚於
天子邦之榮懷意在斯乎不然直佞消長之機

國家理亂之介臣愚不知所終也此區區一念率屬圖報之初心不忍以一日得罪當去而遂默不一吐伏惟 聖明留神幸察臣冒干
天威無任悚仄待罪之至

辭分獻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請乞 改遣分獻事准太常寺手本云云等因到臣臣恭候至期行禮間忽於本月初十日得患目疾赤腫瘀痛過夜轉劇不能行禮伏思期日已迫恐誤

大典敢據實 奏請伏乞
皇上改命大臣一員分猷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一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困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至不肖濫竽銓衡未有分毫之
報乃自二月以来目疾舊症大作過服驅風退
熱之藥星翳赤脉依然未除重以元神渫越中
氣損傷虛火燎原氣血鼎沸為暈眩為怔忡為
痞懣為衂血為氣上築種種襲出侵尋日重莫

知所瘵銓務艱鉅即欲力疾總攝萬萬不能矣
臣詎敢自愛其身第人臣之所用自效者以有
身爾身之不能支焉攸報　國輒敢仰
天控籲乃此孱骸伏望
皇上矜察放歸田里區區啣結之誠無論視息在野
即九死猶生也臣無任懇惻待　命之至
二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抱病再乞
天恩即賜放歸事臣於三月初四日具疏乞休隨奉

聖旨卿偶疾不妨在任調理銓衡事重㕘可[illegible]

職以副倚注吏部知道欽此伏念病臣之不足

供銓衡副　倚注明矣猶然猥被　溫綸不[illegible]

棄置臣伏讀感悚安敢再有瀆陳但臣賦素薄

壯且善病老益不支日者誤蒙

宸簡濫掌邦治人才進退啓事寔繁夫事有進一人退一人而得失關在稱否者又有進一人退一人而得失關在消長者渠不能無所營然而役耳目焉又不能無所恇然而灼神志焉耳目之

勞猶淺神志之憂更啟病所由來良非旦夕昨
不得已仰干　明聽俯丐屏歆未奉
矜俞尚令調理蘄以弛擔而銓衡之重仍責之供
惧於辜　恩而　倚注之隆仍責之副度不能
供則氷谷轉棘度不能副則鈇鉞如臨痊可安
期隕越將至況部事紛劇左右侍郎以臣之在
任莫適主也諸司日操事而白臣私寓每一商
確憒瞀委頓苦不可言是臣以官益病也臣既
日集而臣以已病之耳目神志不堪為用率而決焉

則屢冥錄繫示留事則屢隳廢是臣以病廢官

也以官益病臣即先朝露止耳以病廢官治

公務何臣誠不勝疚心失圖計必去而後醫藥

倘可為力必去而後部事自當有人必去而後

不重負　國家銓衡之地必去而後不重辜

君父倚注之恩輒敢不避煩瀆籲　天再請伏乞

聖明憐察即　賜放歸臣生死啣　德無窮矣臣無

任悚仄待　命之至

三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憂病併迫三乞
天恩蚤放無曠重地事臣於三月初十日抱病再疏
乞休隨奉
聖旨卿前以病辭准在任調理如何遽爾復奏今四
方多故用人最急正望卿綜核名實以振吏治
宜即出任事慰朕倚托之意吏部知道欽此隨
又猥蒙
聖念 頒賜上方品物臣仰激 溫綸伏謝
寵錫時艱義重 恩渥報微夙志謂何忍固言去

顧違日轉展牀笫闇起色蔑期憂心彌棘彌憂彌病彌病彌憂於此猶不稅駕豈惟無能行義且滋失豈惟無能報 恩且滋負敢復冒罪割臆披瀝 君父之前臣惟人臣之服 君事也身能任則思終事而不惜致其身身不能任則不敢自詭於致身而坐廢其事今者四方多故用人最急 皇上不以病臣為不能任 睠焉不聽其去責以吏治督以即出若謂倘可終事云爾然而臣之不能任寔自知矣病既不能任

勢又不能亟釋不能任則憂不能亟釋則又憂

皇命在上　國事當前則又不勝重憂茲病閱月矣

籲免者再矣每一起而奉

旨腑腸若燒退而伏枕寬夢若驚以是藥石罔靈餌

糜俱損奄奄者息縱緩居諸憒憒之神安施綜

核身且不振而冀以振吏治其將能乎人之有

憂莫憂於心所急而力不能前尤莫憂於當

君父之所急而身不能效此臣今日所為跋踖怔營

而頃刻靡寧者也日以復日無論臣憂且愈不

可解病且愈不可為義且滋失　恩且滋負為
世大罪即仰惟　皇上軫多故急用人之意豈
其知病臣之真不能任而終令久尸重事且廢
之也臣不敢以一身之憂瀆塵　高聽而不敢
不以　國家之憂懷祈　明察伏乞
皇上矜其所不得已　念其所不可曠　寬仁蚤放
委重名賢則能者以任為報不能者以不廢為
報吏治可振多故可匡而病臣亦得薄其罪矣
臣迫衷迷緒畧瀆

宸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四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爲病苦陳情四乞
聖慈辛察即放休致事三月二十二日臣三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屢有温旨留卿卿固稱病甚以潔身爲高君
臣之間情義當兩盡況卿既稱憂國又惜致身
於理亦自難通宜體朕念毋得再有託陳吏部
知道欽此竊念臣病乞骸骨
皇上不以爲罪既屢歷　温旨又　諭以情義責

以致身病臣即在昏憒咼勝感激咼勝惶悚敢不仰體 聖念而更瀆 宸嚴但臣寔病實不能供職諸疾苦憂迫狀略具前疏中非敢託陳且銓衡何地不可病且為也如使臣遷延尸位而死不足以明致身適令重事廢耳臣實憂以身之病病國而亟求解去庶幾以不廢為報非惜此七尺也臣本不肖事

陛下為郎致位冢部茲當乞身而去 皇情又眷眷留之臣豈木石寔不知戀惟是病既彌甚精已

銷亡慕　君之誠詘於沉痾報　主之軀困於瞑眩即欲自力而強起哉心不能得諸身身不能得諸病瘠瘵　鴻恩惟有徙枕上感泣而已留
君之仁去臣之義伏乞
皇上垂聽焉徹臣得畢命牖下死且不朽倘一日未殞一日當效革封盖偃卧林泉義安逃於天地支離手足情猶繫于腹心臣之身總
皇上之身也臣詞已窮臣衷轉迫無任懇測待
命之至

五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軀沉篤職務虛
曠泣籲
聖慈憐放以全餘生以逭大罪事臣病且久四月初
二日四疏乞休隨奉
聖旨卿端慎公清典銓出朕欽簡視事未久倚任方
殷何至再四求去殊非朕簡用初心冢宰位首
百僚豈可久虛宜即出供職毋得再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從枕上伏讀感極涕零竊念臣歷歷

無他長謨蒙　皇上欽簡待罪冢位感激
知遇亦欲有以自献何圖時無幾而灾忽生志未
酬而病已劇侵尋日月再四乞身豈惟負
皇上簡用初心亦非臣圖報之夙願也然而臣有無
可柰何者衰暮而遘病致之易却之難居位而
治病益之易已之難始臣目苦外障今神水不
任爍轉昏矣始氣在上如築今心時時動且痛
矣始覺匈間作今無日不作矣加以咽痛妨食
耳鳴妨聽鼻息肉妨呼吸矣病兩閱月部事不

能無壅臣前疏業言之今推陞大選諸務茲斯
而臣不能躬為料理　國家有應會議及會覆
者而臣不能面共商確展轉省念萬有不安矣
冢位豈可久虛不能即出定當即去如既不能
出又不能去其勢不至於死不止而重令當務
闕於　公家大罪積於臣身臣實不勝惶迫不
勝憂苦輒敢瀝血哀鳴而亟　請焉伏乞
皇上憐臣實病不以負　簡用為戮且無令久虛冢
位即　賜慈斷放歸是

皇上所以逭臣罪而　錫之餘生也臣飾巾待盡終
始敢忘　天恩臣無任懇惻待　命之至

六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臣遵
旨調攝日久難痊懇乞　聖慈終憐放歸田里事回
月初十日該臣五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屢有旨留卿乃卿屢疏求去殊失朕眷倚之
意卿疾未愈宜慎加調攝痊可即去供職不必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久病乞身屢奉

溫旨仍不得已至於屢瀆 宸嚴以負
皇上眷倚且廑 聖念不棄 諭以慎加調攝期其
痊可供職 君恩深重臣獨何心奉 旨以來
倏幾半月醫者謂宜習靜頤精佐以方藥庶幾
可瘳臣本孤旅性甘澹寂一榻凝塵了無他累
惟是尚書部務無所稅責司屬白事時一諮前
聞不能無相裁質云爾其餘則伏枕而臥特粥
而食冀以徼 天之福得稍痊可勉出供職然
而積疢夙深諸症總劇時當火令元氣重傷益

心如燔四肢萎苶湯散交進莫之如何痛之難
痊從可知也且臣年六十有四矣血氣既衰疾
病况久遷延邸舍辜負　皇恩展轉自傷心長
力短惟有呼　天乞休而已伏乞
聖慈憐察即放生還使病臣無以瘝官持祿為
清朝辱臣無任哀懇待　命之至
七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劇不痊辭頻未
釋辜　恩負職逾久逾苦七懇　慈憐義斷即

賜休致事四月二十五日該臣以調攝日久難痊奏奉
聖旨國家多事用人為急朕方倚卿甄別人才共圖
治理豈得堅意求去宜即出供職以副眷懷不
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念臣抱病乞身以來屢奉
溫綸矣臣每一恭誦未嘗不仰而思 恩俯而思職
為之彷徨靡措輾轉不寧苟臣病可旋桑力能
強出則報 恩有身何忍去而辜 恩盡職有
身何忍去而負職且臣屬當衰侯悉脩臣報
恩今日辜 恩亦今日盡職今日負職亦今日豈其

可以無去而輕於求去且堅也惟是人臣仰不
思。恩俯不思職則苟縻而可爾抱報。恩之
心而苦不能報則惧辜。恩而思退心滋苦矣
操盡職之心而苦不能盡則惧負職而思解心
滋苦矣今者　皇上為。國家急用人而又以
用人故留用人之人臣宜何如為心也人才何
以甄別　眷懷何以仰副區區微誠惕若氷谷
而身乃沉殢於膏肓呻吟於枕簟精蒐且無能
自攝耳目且無能自周即夢寐不敢忘忠賢生

死不敢欺　明聖亦空有此一腔而已安能以
昏憒之身為　皇上用人而藉手言報哉
國家多事斷不當使病臣尸此明甚斯臣思所為
益苦病所為益深而不能已於瀆陳者也夫人
臣度不能報　恩寧去而辜　恩無容戀而辜
恩度不能盡職寧去而負職無容戀而負職伏望
皇上幸察臣衷慨然發　鴻慈斷以大義即日放臣
歸里　清朝豈患無人亦豈患無用仌之人惟
皇上用之而已臣不勝懇惻祈籲之至

八乞休疏（八乞休二疏前疏具稿未上）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苦至極八瀆
宸嚴懇乞即 賜生還事五月初七日具本疏乞休
隨奉
聖旨卿有疾既未痊愈尚宜寛意調理痊可即出供
職不必再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老病無用之
人耳情迫 請頻萬非得已猶然猥蒙
慈諭俯寛臣意且有痊可供職之望蓋 天地之不
棄枯朽若是至也臣何敢自棄以負

聖恩復念人之病凡可冀意調理者必非衰且劇者
也不然則其地可以自寬者也臣病侵尋逾八
十日矣腑腸肢竅無不受病血氣既耗寢食俱
艱衰殘之軀何以堪此且臣濫居銓地職在用
人用人之急屢屢 聖念即臣前疏亦迫然屢
言之部事實繁屬司逓白目不能視又不能不
視心不能裁又不能不裁疾首蹙額時時迷暈
如仍尸其位而求自寬萬無是理已夫
皇上所以寬臣者與臣之痊可耳臣一日尸位一日

不能自寬是痊可無繇也冀臣之出而供職耳臣一日不痊一日不能強出是供職無繇也痊可無繇則顛危日近供職無繇則罪戾日深既憂顛危又憂罪戾而臣之心且為苦府身且為病叢何以仰承

聖德 皇上亦安用此老病無用之臣為也臣偃伏旅榻閶日夕怔惶日夕痛楚不勝呼 天乞憐之私輒忘煩瀆瀝血以 請伏望

皇上憐臣病苦已極放歸田里使得寬療贖之愆一

意治病倘幸而假息須臾皆
皇上更生之恩也臣愚任迫切顒懇之至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劇病逾時情勢苦
迫泣懇
聖慈矜憫亟放生還事頃臣病久罪深累疏陳瀆前
後乞罷者六乞休者七屢奉
宸綸未即蠲放臣每一捧對具嚴咫尺且自悼何物
庸朽尚注　皇情泣竭血殫莫知所措念臣病
始二月上旬隨經辭　遣分献然猶能勉強問

出侵尋至其月之二十三日病滋不支乃註籍
治藥餌比今已十旬有奇矣脇膈肢竅無一不受
楚血氣愈耗寢食愈艱沉着牀褥間時時迷暈
鄉山脩阻旅邸無家疾𤸃氣衰轉慮絕於二三
僕之手神魂愁悴哀哀首丘旦晚若莫待至於
銓務繁重仰屢 聖衷即臣前疏亦切切縷陳
之無可復言祈在蚤得謝事而已惟是五月幾
望以來臣方待罪乞罷不敢以病 請且計
聖主賜玦之日即徹臣殘骸歸骨之期而不謂

明罰竟寬私悰倍迫越至於今也臣一日未去一日
日益近一日未去罪日益多死不足惜且重辜
聖恩罪不足惜且重傷　國體臣誠不勝忍死冒罪
伏祈
天伏乞
皇上憐臣病苦至極萬分不得已之情即日放歸田
里倘得假一息抵於牖下北嚮稽首而瞑世世
戴德無窮矣臣曷任痛迫哀懇待命之至
九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危迫病臣瀝血懇

賜亟放事頃臣以劇病逾時奏奉
聖旨卿久病未痊朕非不相體念但今國家多事正
賴卿甄別人才統率庶僚共圖匡濟豈忍堅執
求去不為朕分憂佐理卿宜從容調攝痊可即
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病迫恩寬屢疏
未蒙　矜釋且　諭以從容調攝蓋　天地之
不遽棄枯朽如此臣亦何心自棄顧惟人臣之
事君者心其作而應是心者力臣之病積深矣
臣之力已銷刓無餘矣累牘病狀幸在

皇上體念之下臣又何贅焉夫病而不已則日危求去而不得則日迫臣今即欲仰遵
聖諭而從容調攝乎哉今何時也　皇上方釐多事之憂病臣方負無能分憂之恨而謂能寬然自攝泄泄然尸其位萬無是理已且治病之與業官斷不可兩也甄才何職率屬何地身之不去安所逭責而將從容其間得乎是　皇上幸開臣以攝生緩死之期而臣不勝生死危迫之勢也今時何時甄才何職率僚何地豈有臥病當四

月尚懸組綬榻前不亟解去者　皇上以多事留臣臣以卧病誤　皇上生當爲僇死且不瞑惟　皇上幸憐而亟放之臣訂憐終不能留報　聖恩必矣狀牀哀鳴詞淚俱竭臣曷任隕越祈懇之至

十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奏爲卧病四月轉危哀控十疏轉迫懇乞即　賜生還以全

聖慈事臣自二月二十三日註籍累疏乞休頃第九

疏復奉

聖旨卿屢以疾辭朕亦以卿清望素著儼然百僚之長故堅意留卿何復有此奏君臣之間亦當各盡其理宜即出供職以慰眷懷毋得再辭欽此

臣伏讀 宸綸措躬無地愈臣抱病以來衆苦交集月甚一月日甚一日自度百無痊可之期萬無報效之望矣不得已而後 請不得 請而至於瀆臣獨何心哉且為臣孰不希

主眷者乃臣每奉留 命輙迫然五内為灼泫然泣

下病且滋益也臣至愚嘗謂人臣事　君有一
分　知遇自有十分感激有十分感激須實有
十分報效臣之病回閱月而滋益身且阽危其
不能報效必矣理惟有心藏　知遇乞身以歸
而已病既必不能出　請又未得亟歸支離此
身跼蹐何所欲病無危得乎臣須臾未殞未嘗
不仰惟　皇上惓惓之意猶是望臣供職又未
意其至此極耳顧臣勢已至此無復可望畢竟
歸於一去　皇仁如天不必以臣去為惜而病

臣猶以須臾之生頸及其未殞儌憐於
君父使得生出 國門且倘有一生入里門之覲
也伏乞 聖慈幸憐而亟放之則 高天厚地
之德萬於留臣臣倘得生入里門即不肖子姓
見臣生還皆知
皇上之生之也豈惟臣之一心藏已哉臣無任迫切
祈哀忍死待 命之至

十一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爲病臣十一籲

天慈賜亟放事頃臣十疏乞休奉
聖旨卿求去疏已十上朕豈不知留卿無非為國之
意何復又有此奏宜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
道欽此念臣病逾四月情迫 請頻未蒙
俞允臣之死無日矣顧惟
皇上所以留臣無非為 國爾使臣病而能強出報
國乎或病不能出以死而有益於 國乎臣何敢
自愛然而臣病狀危篤所由來久矣中屢奉
旨調攝卜醫診治根柢既深情勢轉棘日增月劇無

可為療右目偏眇左耳亦漸無聞此其章章者
至脾氣虛極見食輒不勝嘔噦強食更不勝痞
脹衰年得此大是惡候萬無能出之理反覆自
憐豈有病久如此其危又如此尚尸銓衡地不
得謝去者銓政啟鉅病勢危劇在臣寔不能知
事侍郎又不為適主勢必廢閣豈容遲誤乃
皇上猶膠刻病臣留之不置且以復日直不過伏枕
涕血死耳詎惟無益於　國且空廢　國事
皇上倘為憑臣非不知仰體　聖意然不能不亟亟

復 請者誠不勝生還私願叅知積死而無益
於 國也伏乞 皇上俯垂憐察賜放歸
移為 國留臣之心爾任明德則 國事無廢
而臣生死總徼
聖恩矣臣 無任危迫祈哀忍死待 命之至

十二乞休并辭印務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迫 恩寬萬分
無措十二籲 天乞休或容先辭印務少緩死
期事頃臣十一疏乞休奉

聖旨卿病久未痊宜從容調攝以俟平復出理部事何必汲汲日以求去爲言所奏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念臣病已極矣辭已窮矣伏枕籲
天日夕望 聖慈鑒察即放生還乃
皇上猶諭以從容調攝不必汲汲求去臣伏讀
綸音不覺驚惶畢絕逡巡稍甦莫知所措又念臣衆病交侵四月有半若痞滿近證尤至危篤及今亟去則百有一生不去則必無望幸惟是臣病日迫 聖恩日寬欲亟瀆既惕於

聖論之在上欲調攝又苦於部事之當前臣之情勢
實爲狼狽先是臣嘗有言治病之與業官斷不可
兩甄才何職率僚何地身之未去安所逃責而
將從容其間得乎此臣九疏中語也銓政殷鉅
病勢危劇在臣寔不能知事侍郎又不爲適主
勢必廢閣豈容遲誤此臣十一疏中語也第時
疏瀕已去意主得　請以爲一去事畢而不意
遷延迄爾轉展失圖輙復冒罪瀝血苦祈
天聰之倘回即日俾而放臣臣不勝大幸如萬一不得

已容臣先辭印務恭候

命下沿送左侍郎趙參曾管理臣自傷命薄災深終

難徼 君父之福冀於平復而日下得耳不聞

默陟心不應可否一意治病冀旦暮緩死以覲

其後而再行奏 請席幾仰承

皇上惓惓德意不然而一面理事一面治病勢必遄

死比其死 皇上即從而憐之亦無及已臣危

迫憤亂從死望生伏乞

皇上垂仁矜允臣得任悚仄待 命之至

十三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解務治病勢日增劇十三顱　天懇　慈即放生還事頃臣十二乞休併辭印務伏蒙
聖恩准令辭印調理臣不勝感激當咨左侍郎趙參魯署掌即與疾屛寓僻區收召精魂愼加醫藥兾或有漸痊之望不意復為秋氣所襲泄瀉咳嗽脾肺交病痞滿依然若舊而日所吐痰飲反溢於日所歠之糜粥暈眩怔悸渠梠作楚肌體

柴枯喘息僅屬伏枕自念氣血衰矣疾苦幾五月矣表裏積虛隨觸成病夏之方炎既苦壯火之食氣秋之始肅輙又苦薄涼之中人蓋六氣非能病臣臣先自病也已今

皇上以辭印調理寬臣病臣以承

恩調理飭寬一切部務夫既有治之者矣上不兢思於題覆之重下不罷精於簡牘之煩而舊證不已新證滋益如此縣令揆後可計筭漸痊乎哉至是而臣之勢益以窮心益以蹙矣夫

皇上之寬臣是臣九死一生之會也其幸而徼一生
是　聖恩也其不幸之幸而徼一歸骨於九死
之中猶之乎生也是　聖恩也臣不勝怙
恩祈　恩敢復剴瀝以　請伏乞
皇上憫臣疾病久劇察臣調理難痊即　賜放歸病
臣銜　恩終始莫知所報臣冒任哀迫祈懇之至

十四乞休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臣籲　天待
命勢轉阽危十四懇　恩放歸事臣自二月二十三

日患病註籍累疏告休迄今五閱月矣七月初五日不得已疏辭印務蒙 准辭印調理本月十五日因病勢增劇具奏乞歸候
旨未奉閒連日泄嗽交作胸膈煩痛中脘痞塞妨礙飲食殆成滿證穀氣愈少元氣愈索耳目愈失膚華愈朘藥餌如流有劇無已更念辭印以來事非不簡也調理非不專也然而病仍日益此以知望痊之難矣惟是伏枕待
命倘幸生還盼想 聖慈晨夕徧及語曰疾痛呼

天夫　天心之仁愛豈以亟呼為罪哉則病臣今日
之謂也輙復不避煩瀆冒昧以　請伏乞
皇上廓然垂仁即　賜放歸病臣幸甚臣曷任危迫
祈懇之至

得請病謝　恩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以久病危迫屢疏乞休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有疾屢旨勉留乃復堅意求歸情詞懇切准
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痊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

用吏部知道欽此念臣庸戇無長誤叨
特簡待罪銓地忠懈頂踵病入腹心瀝歲乞身日
夕慄兀伏蒙
聖明矜察 允放田籍 特賜馳驛以歸生望里門
荷 穹仁之載造扶携道路沐 寵數之具優
戴 德始終銜 恩存殞祇緣臥病於牀褥不
能叩謝於
闕庭謹具本奏 謝以 聞

予病告辭疏

吏部尚書臣陳有年謹　奏為病憊不能
陛辭恭陳微悃事臣欽蒙
聖恩　賜臣馳驛回籍及　賜寶鈔已經具本陳
謝訖臣世受　國恩謬承
皇眷報微力詘病劇心危今當長違
闕庭衷懷如結自惟懸車草莽之臣飾巾旦暮之日
惟有遥瞻　宸極仰祝　玄禧隨分傾誠他無
能效矣至於恤緯不遑美芹有獻伏願
皇上清心以建中和之極虛已以成　上下之交

躬攬萬幾察邇言而　朝無留牘旁求衆正　赦小
過而野無遺賢此臣所為回首惓惓而不能自
已者也臣銜
恩感泣無任瞻戀祝頌之至謹具本奏
辭以
聞